



崔
坪
著

最后一枪

572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最后一枪

崔
坪
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写解放战争时期，在北方辽河地区，我解放区军民密切配合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猖狂进犯。

作品生动、细腻地描绘了长征老战士、某县大队政委肖庆的高贵品质，农村少年冬喜、牛牛的机智勇敢，农村民兵、神枪手叶得旺的英勇善战，等等。通过这些人物再现了在那艰苦的岁月里，人民和子弟兵的骨肉情谊，孩子们同老一辈革命者的纯真之爱。

最 后 一 枪

崔 坪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黄冈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25印张 1插图 55,000字
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300

统一书号：R10106·857 定价：0.27元

“咋还没回来呢？八成出事了吧！”冬喜着急了。

“冬喜哥，别急，快回来了。”牛牛说：“不会出事儿！”

冬喜和牛牛藏在河边的一棵火红的枫树上，了望着河南岸。牛牛的大黄狗四眼儿趴在枫树下，竖起两只尖耳朵，也在了望着河南岸。四眼儿壮得象一头毛驴子，脑门儿上有两个溜圆的黑点儿，象多长了一对眼睛。有一回，它活活逮住了一条到屯里叼猪羔的大灰狼。

深秋，庄稼熟了。一片密密层层的大红高粱头，直挺挺的，象一排排的哨兵，严密的警卫着白梨屯。太阳偏西了，寂静的辽河，灰沉沉的，象一块铅板。一队队的大雁，嘎嘎地呼叫着，从冬喜和牛牛的头顶上飞过去，一直向南边飞去了。

从打今年夏天，解放军的大部队开到离铁道线老远老远的北边去了以后，这辽河两岸就成了游击区。河南的水泉镇，驻上了国民党的新一军。白梨屯的大地主王品一逃到那边当上了红眼队的队长。

前几天，王品一带路，一个连的国民党兵和三十多个红眼队，坐上了五辆车门上涂着蓝鹰的美国十轮大卡车，想窜到白梨屯来。半路上，在河南岸的枫树林子里，掉进了县大队和民兵的埋伏圈儿。那一仗打的真漂亮，把两辆卡车炸的四脚朝了天，打死了二十九个国民党兵和六个红眼队。剩下的三辆卡车一溜烟逃回了水泉镇。县大队和民兵一下子就缴了二十一杆美国枪。

住在冬喜家养伤的县大队政委肖庆，就是在那次指挥打埋伏仗中负的伤。

从镇上传来消息说，水泉镇又开来了国民党兵，要坐那会在水上跑的美国汽车，到辽河这边来安据点。

今天水泉镇的大集。农会的武装委员得旺哥和县大队长老耿叔到镇上侦察去了。农会主席杨春大叔派冬喜和牛牛在这渡口上接应。

太阳压山了。

牛牛紧靠住冬喜。冬喜穿着新黑布棉袄，褪了色的黄裤子，草绿的布军帽上，还插了几片鲜红的枫叶，黧黑的胖脸儿，黑闪闪的眼睛生气勃勃。牛牛穿着光板的白羊羔皮坎肩，光着头，通红的小脸蛋，炯炯的大眼睛，老是盯着河南岸的枫树林子。

秋风吹着枫叶飒飒作响。

牛牛打了一个冷战。

“你冷吧？来，下去！玩一会儿！”冬喜一扬胳膊跳下树。牛牛也跳了下来。他俩逗着大黄狗四眼儿，又跑又跳地闹腾了一会儿，身上暖和了。

他俩又爬上了枫树。

牛牛的大眼睛滴溜一转，绕着弯弯说：“冬喜哥，我昨天晚上，做了一个好梦。你猜猜，梦见啥了？”

“猜不着。”

“是好梦，还猜不着？你真笨！梦见咱俩参加县大队，当上侦察员了！我一下挎上双匣子，左边一把，右边一把，我还骑上了大红马，那大红马还长出了翅膀，满天飞呀，飞呀，我一边大喊杀呀杀呀！一边追赶国民党兵和红眼队，真带劲儿！……后来，妈妈把我捅醒了……”牛牛小嘴甜滋滋地说：“冬喜哥，我问过杨春大叔了，在县大队里，政委这官儿可大啦！说话响当当！咱俩想当县大队侦察员的事儿，你和肖庆叔吹吹风了没？”

“吹了，吹过好几回了。”

“咋样？肖庆叔最喜欢你，我看你准差不离儿！”

“不行。肖庆叔说，我爹、你哥哥参军走了，咱俩得照管家里。”

“要咱俩照管家？”牛牛笑了，“你家里有爷爷，有妈妈，还有妹妹小雪；我家里有妈妈，还有小满，用得着咱俩照管啦！”

“这些个肖庆叔都知道。俺爷爷还帮咱们说了呢。”冬喜学着他爷爷慢声慢语的声调说：“‘老肖，孩子这么乐意到队伍里去，就收了吧！家里用不着他们’……”

“爷爷真好！”牛牛激动地说。“那肖庆叔说啥了？！”

“肖庆叔笑了，说，那就先当当‘候补’的吧！……”

“啊！你！……”牛牛乐得差一点儿从树上掉下去。“那你干嘛不早告诉我！”

“看你都乐颠馅了！”冬喜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问你，你说说，‘候补’的侦察员是啥角色？”

“‘厚补’的？”牛牛心宽地说：“冬喜哥，不管‘厚补’的‘薄补’的，让咱们到县大队当侦察员就行！……”

“到县大队？告诉你吧，‘候补’的角色，就是不能到县大队去，还是象现在这个样子在屯里。等干好了，够格儿了，才能当侦察员。”

“啊！”牛牛傻眼了。

冬喜分开枫叶了望着说：“我看肖庆叔八成嫌咱们是小嘎子。你看看，县大队一百多个同志，有一个小嘎子吗？没有吧。有一回，我和肖庆叔蘑菇。他说县大队夜里行动，一走就是几十里，上百里，很艰苦啊。这不是怕咱们小嘎子行军赶不上趟吗？”

“咱们不怕苦！这话你和肖庆叔说了没？”

“说啦。我说，肖庆叔你跟咱们讲过，长征的时候，红军里有一大帮小嘎，他们跟随毛主席一下子走



了二万五千里。你不是要咱们学小红军吗？别说是上百里，就是上千里，我和牛牛也能走！”

“冬喜哥，嘿！你真行啊！那肖庆叔说啥啦？！”

“肖庆叔哈哈笑了，说，‘向小红军学习，这好嘛，说了就要去做。’牛牛，你听！……”冬喜摆摆手。“有枪声。你看！”

牛牛朝树下一看，四眼儿正立起来，两只爪子直劲儿扒树，冲着他俩呜汪呜汪地叫。河南边，火海似的枫树林子里冲锋枪声夹杂着匣子枪的清脆还击声，越来越近。

“得旺哥和老耿叔回来了！”牛牛惊喜地喊着，就要往树下跳。

“别动！”冬喜一把抓住牛牛的胳膊。

得旺哥和老耿叔手提匣子枪飞快地跑到了河边。怪啊，得旺哥和老耿叔咋不打招呼呢？

牛牛说：“冬喜哥，咱们先打招呼吧！”

“不行。”细心的冬喜说：“杨春大叔派咱们任务的时候说过，一定要先听见得旺哥和老耿叔的招呼后，咱们才能打招呼。你忘了？”

老耿叔搬起两块大石头，扑通扑通扔进河里，然后一挥匣子枪，和得旺哥闪进了枫树棵子。就在这时，有二十多个国民党兵和红眼队顺着枫林中的羊肠小道，猫着腰摸上来了。

冬喜合上枫叶，对住牛牛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。

“对，是这码事儿！”牛牛瞪起滚圆的大眼睛说：“冬喜哥，就这么干！”

冬喜和牛牛扯住枫树枝，轻轻地一跃，蹦进了高粱棵子。牛牛打了一个口哨，四眼儿哧溜一下子也钻了进去。

冬喜拣了两块大石头，扑通扑通扔进了河里。

国民党兵和红眼队摸到了河边上。

“看！过河了！”几个国民党兵望着对岸边荡漾的波纹，闹哄哄地喊着。

“慢着，过河了？这么宽的河，插上翅膀也飞不了这么快！”王品一贼头贼脑地盯住枫树棵子，凑近蒋军营长李大麻子，叽叽咕咕地小声说：“李营长，依小弟看，那两个八路八成猫在这里了！”

“用你指教老子！一边站着去！你懂得什么！这河一个猛子就过去了！能挡住八路？！”李大麻子用手枪一指，“睁开你那狗眼看看！”

河对岸，高粱棵子噼噼啪啪摇晃起来，接着，隐隐约约象有人影在蹦跳奔走！国民党兵和红眼队冲着高粱棵子发疯似的射击起来！

冬喜和牛牛仰脸躺在垅沟里，两脚拨拉着高粱棵，两手摆弄着三棵粗高粱：两棵高粱上穿着黑棉袄，还弯曲着胳膊，中间的那棵又大又粗的高粱头上戴着布

帽子，一上一下，忽左忽右，真象一个红脸汉子在躲闪奔跑。大黄狗四眼儿，以为冬喜和牛牛在逗它玩，兜着圈子在高粱棵里疯狂地跑着。

密集的枪弹，削的高粱头纷纷落在冬喜和牛牛身上。

“嘿嘿！都冲这儿打来了！挺蝎虎呀！”冬喜咧着嘴，齧起整齐的小白牙，望着被枪子穿的呼呼乱飞的高粱叶儿。

砰砰砰！一梭子冲锋枪弹，把高粱头上的帽子打飞了。

“嘿嘿，枪法真不赖呀！”冬喜咂咂嘴赞叹说。

又一梭子冲锋枪弹，把冬喜和牛牛挑着的三棵高粱削断了，穿在上边的黑棉袄掉了下来。

枪声慢慢稀落了。

“牛牛，快！再支上！”冬喜跪起来扳倒一棵高粱，牛牛爬起来正要往上穿棉袄，突然，一只大粗胳膊把他俩搂倒了。啊，是农会主席杨春大叔来了！冬喜朝四周一看，高粱棵子里趴满了手持快枪的民兵。四眼儿也溜到杨春大叔的身边趴下了。

“大叔！”牛牛一下抱住杨春大叔的胳膊，“老耿叔和得旺哥回来了！就在河那边的枫树棵里呢！”

“这两个小家伙！”杨春大叔一下子明白了两个孩子刚才玩把戏的用意，摸摸冬喜冻起一层鸡皮疙瘩的

光身子，心疼地说：“看你冻的，快穿上棉袄！”

枪声沉寂下来。

杨春大叔带领民兵向地头爬去。

“牛牛，看，帽子钻了三个眼儿！”冬喜拿起帽子和棉袄翻看着说：“啊！新棉袄上净是枪眼子啦！回家让妈妈缝缝，不碍事！”冬喜穿上棉袄，向前边指指，“快！上去！”

冬喜和牛牛带着四眼儿顺着垅沟慢慢爬到高粱地头，紧靠着杨春大叔，透过高粱缝隙，向对岸望着。

国民党兵和红眼队没了。

“都走了，没啥事啦。”牛牛说。

“孩子，别急。”杨春大叔说：“要是没事了，得旺哥和老耿叔一定能打招呼。”

呆了一阵子。

王品一和五个红眼队一下从河边的枫树里钻出来，拐上羊肠小道溜走了。

又呆了一阵子，河边沉静的枫树林中，突然传出了“嘎、嘎、嘎”三声大雁的柔和呼唤，高粱棵里立即发出了“呷、呷、呷”小雁激动兴奋的叫声。杨春大叔拍拍冬喜的头说：“走吧！”

爷三个跳上藏在芦苇里的小船向对岸摆去。

得旺哥和老耿叔从枫树棵里走出来，把匣子枪别进腰里，没等船靠上岸，一个箭步跳了上去。

老耿叔笑着说：“水泉镇大集热闹，赶完集天晚了，路上碰见了国民党的抢粮队，王品一认出了得旺，哈哈！他们一直把咱俩护送到这河边上……”

“快！我来划！”得旺从冬喜手里拿过桨，猛劲儿划着。小船在夕阳余辉照得金光闪闪的河上飞快地前进着。

杨春大叔看着得旺脸上着急的神色，小声问：“老耿，镇上的情况弄清了？”

“弄清了。”老耿叔说：“水泉镇上又开来一连新一军，李大麻子还从城里弄来了两辆美国水陆两用汽车，他们要坐这个车，过辽河，来白梨屯安据点！”

“啊！”

二

白梨屯是个大屯子，有二百多户人家，十几户一小片，二十几户一大片，全都被枫树包围着，离老远一看，全屯象着起了一团团的火。

冬喜家在东头的山根下，是三间新苫的草房。冬喜家和牛牛家挨着，中间隔着一道土墙。

晚上。月牙儿挂在东山顶的枫树梢儿上。

马棚上吊着一盏灯。冬喜和牛牛在喂老耿叔的马。老耿叔要用马。

牛牛端着一瓢黄豆拌高粱，冬喜一把一把地抓着往槽里撒。枣红马兴奋地突噜突噜打着响鼻。

“冬喜哥，”牛牛小声问：“老耿叔说的那个能在水上跑的美国车，叫什么来？”

“水陆两用汽车。”

“啥？水陆两用？”

“得旺哥跟我说，他在镇上亲眼看见这个车了。是绿色的，它会在路上跑，也会在水上跑。”

“它大吗？”

“不大。”

“是木头的？”

“不是，全身都是铁的。”

“能在路上跑？那，它带轱辘吧？”

“有四个轱辘。”

“还能在水上跑？那，它用桨吧？”

“不用桨。”

“不用桨？真神了！”牛牛感到新奇，开心地笑了，“那，它咋在水上跑呢？”

“用机器开动的。它在水上跑得可快了！”

沉默了一会儿。

枣红马吃饱了。

“这家伙真能吃!”冬喜拍拍马脑门儿,“满满的一瓢料都吃光了!”

牛牛说:“你可知道,走夜路累呀,它吃得饱饱的,跑起来有劲儿!”

两个小家伙把枣红马牵出来,在院里遛了几圈儿。

“唉,冬喜哥,”牛牛又小声问:“老耿叔是不是去调县大队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要是把县大队调来,还有咱屯的民兵,在辽河边架上机枪,那个车不顶个屁!……”

屋里有挪动板凳的声音。

老耿叔和杨春大叔、得旺哥从屋里出来了。

“要作最坏的打算。”老耿叔小声说:“坚壁粮食要机密。”

杨春大叔和得旺哥点点头。

“得旺,你带领民兵把渡口上的那只船抬到后山月亮泡,先把农会仓里的四千斤粮食运走。”杨春大叔小声吩咐说。“乡亲们的粮食,各家都自个儿封好,送到农会,由民兵运到那地方去。天亮前,把粮食都坚壁完。”

“我就去办。”得旺哥对老耿叔说:“我看,还是给肖政委挪挪地方好!”

“不行啊,我和他一起五六年了,我知道他的脾气。”

他是越有困难，越和乡亲们贴得紧紧的。刚才咱们劝他挪挪地方，听他说的，‘这儿有危险了，让我躲开？’你看看，唉，说服不了他啊！……我把这情况报告区委，让上级给他下命令。明天晌午，我赶回来。……”

杨春大叔和得旺哥小声说了几句。

杨春大叔说：“万一有情况，我们先给老肖找个地方！”

“好！”老耿叔从冬喜手里接过马缰绳，临走还叮嘱：“冬喜，我到区上去一趟，你多照看点肖庆叔。”

冬喜的爷爷在给肖政委换药。

冬喜的爷爷有七十多岁了，身板硬朗朗的，四方大脸黑红，头发、眉毛、胡子雪白雪白的，眼睛炯炯有神。

肖政委的大腿被子弹打穿了，伤口有核桃那么大。

“快封口了。龙大爷，你的医术好啊！”肖政委有四十多岁，中等个儿，穿了一身黑布衣裳，圆脸盘，留着长长的黑胡子，浓眉下的大眼睛，象两颗亮晶晶的星。

“不是我医术好，是这药好啊！老肖，说来也巧，这药方子，还是共产党给我的呢！”冬喜端着豆油灯碟，爷爷拿着一个金红的小药葫芦，轻轻地弹着，往伤口上敷着土黄色药面，说：“有一年的夏天，抗联游

击队打进了白梨屯，在屯里住了十多天。我帮着游击队采药，游击队的大夫给了我这个方子，先教我认方子上的字，又教我调配药。就这么着，我学会了治红伤。冬喜，拿药布来。老肖，住在我这儿，这就是你的家。别着急，这伤还得十天半月才能走动。”

“爷爷，轻点缠！”冬喜瞪大眼睛盯住纱布说。

“俺爷爷就是手重！”坐在炕梢儿和妈妈一起用铁锥在筐箩里穿苞米棒子的小雪，赶忙爬过来，“肖庆叔，疼不？！”

“这么向着肖庆叔，看看，连爷爷都信不过了。”爷爷乐呵呵地说：“小雪，你摸摸，缠的紧不？”

“不松不紧，正好。”小雪歪歪头笑了。

冬喜爷爷包扎好伤口。

小雪和妈妈穿完了苞米棒子。冬喜和爷爷装了满满三口袋。

“送到农会去！”爷爷扎好袋口，“老肖，都半夜了，你快躺下歇着吧！冬喜，给肖庆叔铺被，我和你娘送粮去。”

“冬喜也去吧，三口袋一下子送完。”肖庆叔笑着问：“冬喜能扛动这大口袋吗？”

“能！”冬喜运足劲儿，抱起口袋，推上肩，“小雪，要好生照看肖庆叔！”

“哥哥，我知道！”小雪说。